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盖古官也姓須名賈盖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世本昭王名遫襄王之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索隱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索隱摺音力荅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即卷以簀索隱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厠中

賔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更音羮溺即溲也溺音年吊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名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

與俱來鄭安平夜與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隠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隠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今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索隠内音納亦如字内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按説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

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顔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麁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

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芈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隠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砈宋有結緑梁有縣藜集解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璞正義縣音玄劉伯莊云琢玉璞也此四寶者工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集解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戰國策概作闚謂闚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

令質於是秦昭王大説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宫正義長安故城本秦離宫在雍州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永巷宫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賔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濵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髪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

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集解徐廣曰一作羌孟賁集解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駰案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諂詐之態也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汩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

里關中記云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宫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黄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嵏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索隱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兎以喻秦强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

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肦田嬰為肦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為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

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陜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二澤潞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正義間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集解駰案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披音片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

因主父於沙邱正義沙邱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

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閲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集解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

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集解司馬彪曰凡郡國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因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賫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集解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春秋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髙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

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戸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戸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曰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令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正義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集解駰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竪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集解駰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卒索隱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

魋梧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齧肥集解駰案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集解駰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

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説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名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説（集解駰案式拙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集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為霸主彊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隠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故令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批音白結反又音豊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令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

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

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集解徐廣曰呼一作嗃索隱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皎正義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慴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

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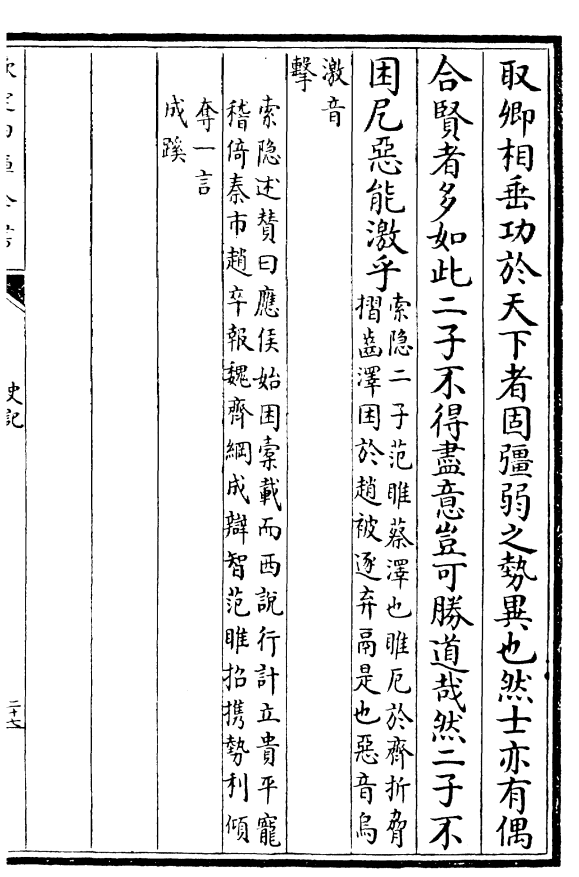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信音申詘音屈謂已志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覿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班固弈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駰謂投投瓊也索隱言夫博弈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覿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集解徐廣曰白起吴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

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尼惡能激乎索隱二子范雎蔡澤也雎尼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槖載而西説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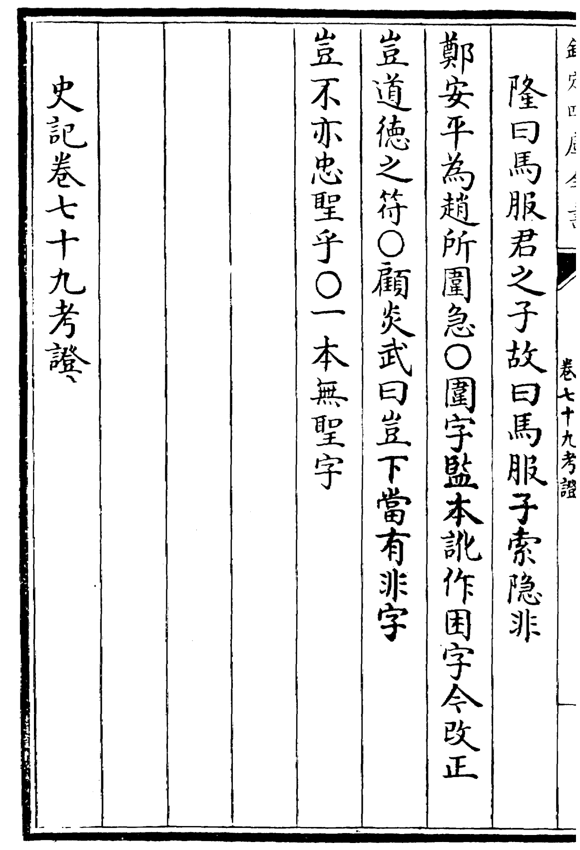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七十九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睢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閭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



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囲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八 史部

史記卷八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

今定州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集解徐廣曰屬常山索隱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集解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

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廵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眜於重丘索隱眜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在兾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在兾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

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集解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

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集解徐廣曰屬齊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正義即墨令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名樂毅（索隱騎刼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

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滄德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獘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

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令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禄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正義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濟上在濟水之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鋭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燕臺也正義括地志云按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歷也索隱燕鼎前輸於齊今反

入於磨室磨室亦宫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括地志云歷室燕宫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集解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兖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慊然而不愜其志也 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敎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敎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敎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隠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

誹謗索隱誹音方味反隋先王之名索隱隋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令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正義言君子之人交絶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言不絜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集解駰案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

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奓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䌓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者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

閒為昌國君（索隱閒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集解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

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令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閒樂乘

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隠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集解徐廣曰在北新城　正義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集解駰案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

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間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閒乘繼

將苦規
不渝

史記卷八十

史記卷八十考證

樂毅列傳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為利即所為秉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以聞集解駰案夏侯元曰○臣照按集解所引與今所傳王羲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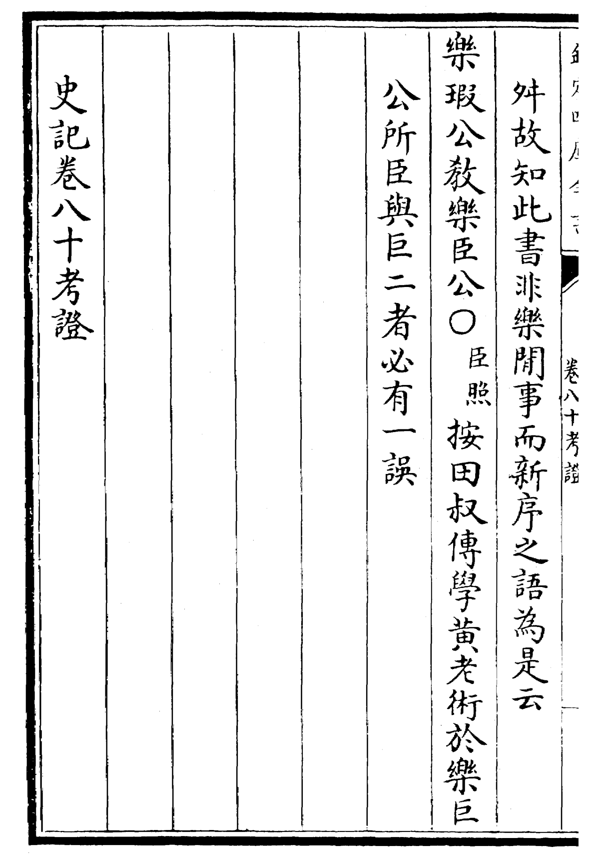
義見易繫辭

乃遺樂閒書○顧炎武曰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争不決必告鄰里令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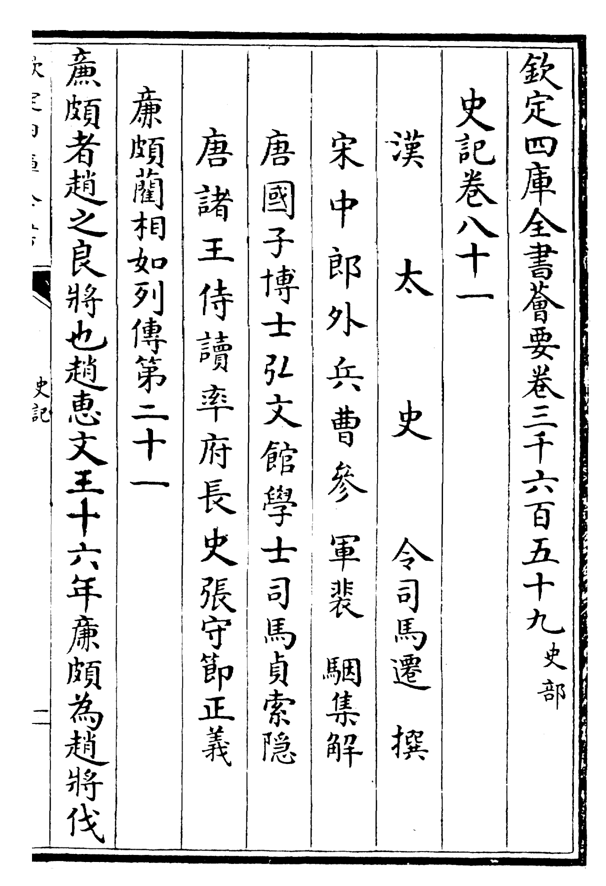
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令足下使
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
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盖錯簡也且末云
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
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為將而
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
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



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語為是云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史記卷八十考證



史記卷八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

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㑹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

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

上衡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

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集解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周禮大行人别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

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

而嘻索隱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

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集解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集解駰案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

歌也索隱缻音缶正義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濺音賛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索隠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秦漢以前用右為上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賔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崔浩云要齊生

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歳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集解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集解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集解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令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邯鄲二字當為欲戰

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閒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集觧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

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

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

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集解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索隱信平號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

陽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正義在相州内黄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集解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集解駰案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委謂弃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集解駰案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駰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

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龎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龎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閒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在桓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集解徐廣曰一作恇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史記卷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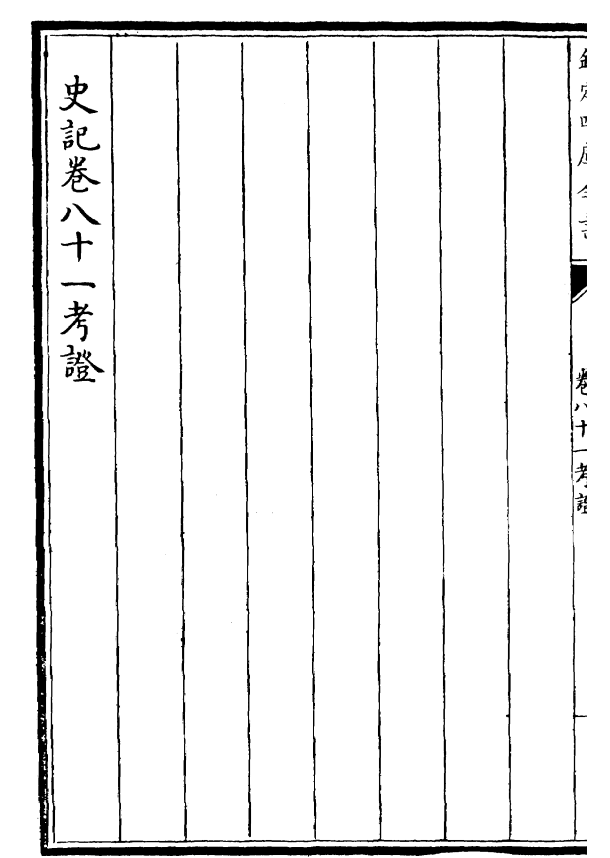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鶡冠子楚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荐已乃與煖絶索隱謂龎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臣照按戰國策秦

王資頊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

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謹案卷七十九第二頁後四行葢罔字誤為南刋本字訛亭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華陽君芊戎刋本脫君字據史本文增

第五頁後三行在雍州長安北十三里也刋本脫州字今增

第十頁後七行宜陽二刋本陽下衍令字今删

第十五頁後七行秦時周桓王以與鄭案秦時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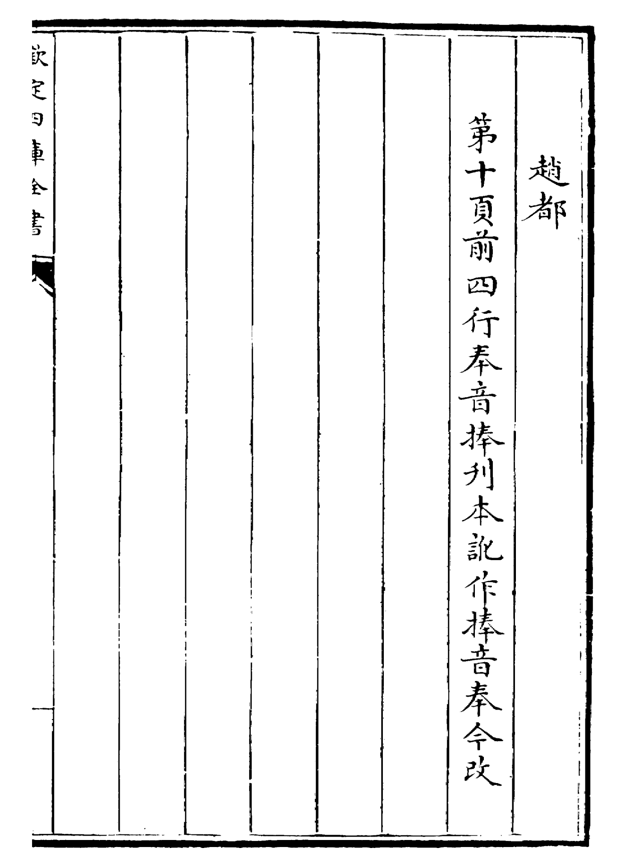
作春秋時

第十七頁後三行馬兵之首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刊本號下衍也字言下脱能字據趙世家索隱引志林删增

卷八十一第一頁後一行取陽晉刊本陽晉訛晉陽據索隱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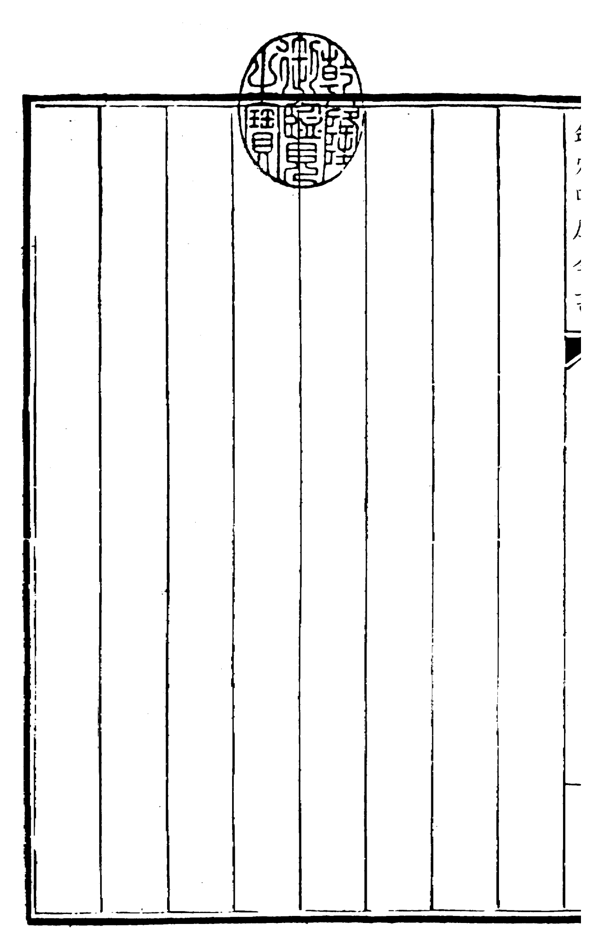
第五頁前八行所以盛酒漿刊本漿訛槳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軍去城都三十里案城都疑當作



趙都

第十頁前四行奉音捧刊本訛作捧音奉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單音丹 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集解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集解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集解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脱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

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集解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

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故郎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

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冡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

索隱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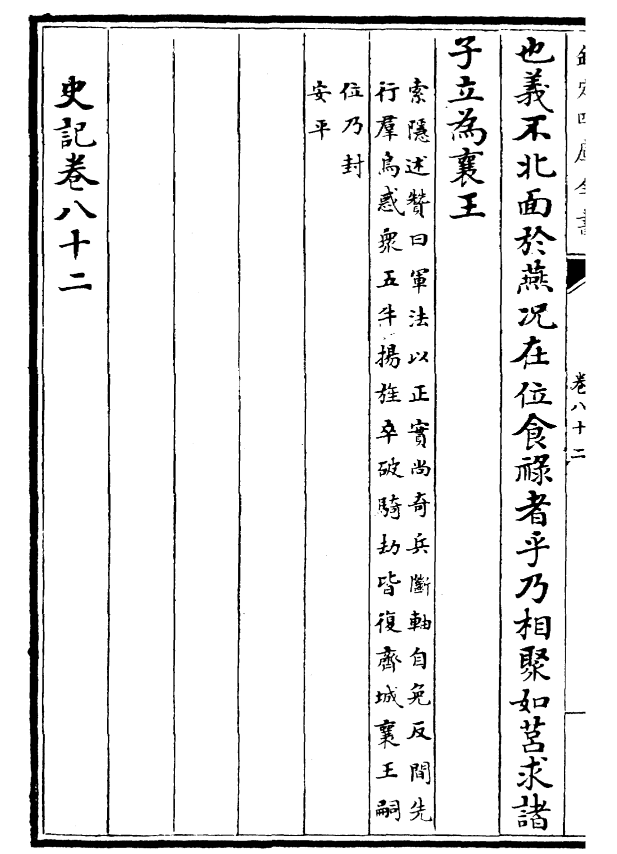
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

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駰案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奇謂權詐也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猶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集解徐廣曰適音敵索隱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劓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兎適不及距集解駰案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索隱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兎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兎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嬓音皎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

正義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



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慼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刦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史記卷八十二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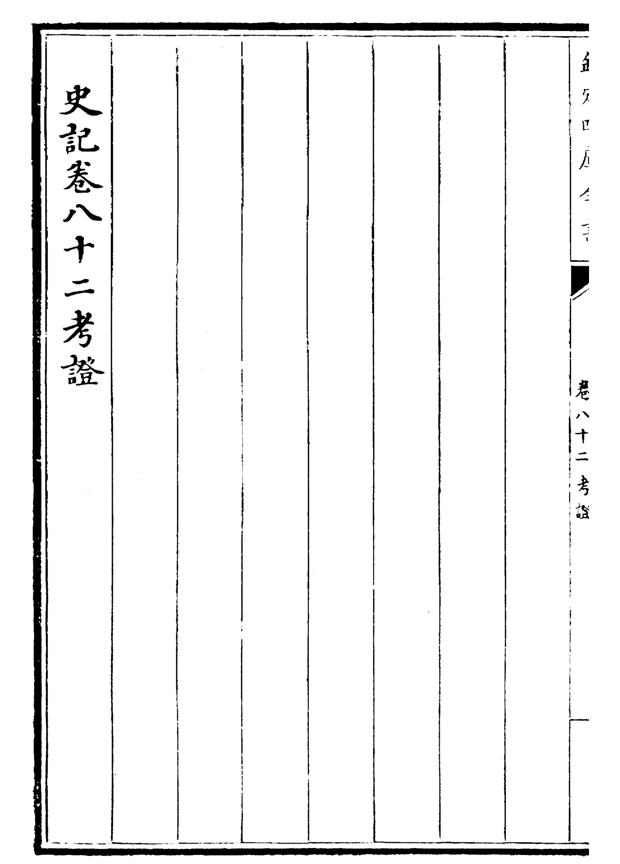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
改正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語出孫
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邪
句下今移正 臣照按卮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
書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荆州曰警

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冀州
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
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郡皆六朝
麗語而小司馬效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
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
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
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
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

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旗建多言故主自来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云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